



湖南陽府桐柏縣事關西輩敬緒理齋甫纂修  
儒學復設教諭高安李之杜仲閒甫訂正  
知縣乙卯科舉人渭北李南暉仲晦甫編輯

邑庠 魏垣象三  
王漸東校正

文志上

昔者孔子於行有餘力之後言學文於志道據德  
依仁之後言游藝如以秋實發爲春華根柢深則  
蘊釀自厚非徒然也夫文所以載道於天地古今

人物之事理無所不收而不見其盈非藝焉而已也其在於志則舉凡天道之所以著明地理之所以脉絡建置官師之所爲因革損益食貨典禮之所爲多寡繁簡與其間所生人物品彙之不齊莫不於是乎徵之桐之文獻既多闕焉於斷簡殘碣之餘搜索而補葺之得古文辭及詩賦共若干篇志於末作藝文志次第八

告文

至聖龕座造成告文

成化十九年  
署教諭

吳景舉人

夫王之道盈天地間皆是也王之道通則天地泰王之道塞則天地否天地至大猶以王之道通塞爲否泰況人與物乎

景濫

師一邑出入王之門牆坐立王之堂室

飲食王之菽水朋比王之子弟學王之道者非一日矣

王之道於今日爲尤盛今日之欽崇王之道於古昔亦

爲尤甚焉桐栢新設而王之廟貌首興地僻民貧創建

既不如法門壁又不獲完風雨飄颻虫鳥巢穴

景等朝

視夕覩恒切中心乃積膳錢申稟提學臺臣吳伯通知府雍泰鼎造龕座以妥王之靈蒙允其請其尊崇王之

道蓋異位而同心也是舉也經始於成化十有八年九月十有一日竣工於明年三月十有四日敬卜吉辰謹以牲醴告成於王惟其聽之伏冀君聖臣賢吾道與世道俱泰而雍熙之治萬古一日也謹告

先生適置縣立學之初振綱立紀有補於風化大矣歷官同知黃州府文章政事在人耳目余來署學篆掇拾斯文於斷碑荒碣間因論其世而知其人云時正德壬申歲夏季旣望霸台王鑑識

告淮瀆文

邑令翁運標餘姚進士人

維神精含大乙宇啟天中實與泰岱分司東土  
河以南莫不賴神之庥以生以養而桐柏尤在舊墻  
轂之下謂宜先隣境以沾神惠乃入夏以來兼旬弗雨  
雲遏霓流草黃地赤邑士鄉耆從守土之吏奔走呼籲  
亦孔亟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赤張是殆更之不職而  
逆情違道歟刑罰不中而獄訟冤歟祀典有未修歟民  
隱有未伸歟優柔過而養奸上飾下諛而致干神怒歟  
抑豈民之冥頑妄作將淫蒐暴殄以觸神威神將罰而  
懲之歟夫桐自經兵燹四野無煙蘿國家百年休息乃

得稍稍生聚然其地瘠其民椎魯既不能如他邦之人  
席厚貲而爲商賈復不能挾寸管以衣食於奔走唯是  
山腰溝尾窮年作苦以爲救死之策無鑄山熬海之利  
無室廬衣服器皿之美戶鮮蓋藏樂歲猶然也況比年  
來頻憂艱食今春及夏實爲大神之功雨暘以時民皆  
欣欣色喜以爲亦幸有秋庶幾其償夙逋也於是不憚  
厚息以稱貸而畢注其力於田事詎意旱魃爲虐焦土  
可憐花樓柳坂之間焚林實烈銀路金橋而上燦火欲  
流方苞者隕矣成穗者萎矣三日不雨而田禾無救矣

田禾無收而家室仳離父子寃散子女轉鬻而盜賊繁興其間口不忍言目不忍見耳不忍聞之狀不轉瞬而

歷歷皆致夫以桐民之不蓄積宜有此罰然薄罰以示

戒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罰無所遂棄而絕之俾無

噍類守土下吏猶惻然不忍以神之慈仁固不應若是

之忍也卽以標治行無歎則應加罪於標曷不萃此烈

焰入其肺腑而燔炙之舉其髮膚而憔悴之血枯骨裂

以洩鬼神之一怒卽標之一身不足以塞餘罪則并及

其妻其妾其子其女以當之何乃禍及於百姓爲如曰

百姓中有貪濫兇暴之徒爲之召殃亦宜止及其一身  
一家且民之罪卽莫非吏之罪也舍渠魁而令蚩蚩者  
玉石俱焚神其忍之乎聞漢東之國悉若蘊隆以神昭  
明正直豈其私此一方民然父母之於子長而能遊每  
聽其自圖唯膝下嗷嗷爲不能一刻卽安神之食於茲  
土有年矣桐民之所最尊者惟神今不得已有求於神  
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慰斯民乎  
且雲物之興伊誰所職卽上帝有命應力爲之請請之  
不得而矯而發之豈遂拂上帝好生之心乎神其鑒之

凡可致雨而甦民困者摠祈哀此窮黎多方補救倘有  
獲戾標無所逃罪號之惟命譴之惟命殛之亦惟命標  
無任哀懾激切之至

與桐柏紳士書

翁運標

經歲不見吾桐父兄子弟然寢寐晤對視往加密何則  
精神注而形聲結也邇者風景何似海宇昇平太和煦  
嫗定知加勝宴寢能見之而不能明之中心惆悵何可  
勝言頃吾桐新明府劉公書來致父兄子弟之慘慘欲  
如昔常相見建書院奉生主煥若神明此古有功德道

術者之所難僕相臨長首尾七年終以無似挂議遂成  
乖隔無一二流風餘澤少留宛葉父兄子弟縱極古處  
亦冀去之若遺不形謂讓而今若此過矣僕昔常語同  
寅公道惟民不謂桐人若私於僕母抑自益其厚彰僕  
之薄歟感極慚極雖然<sub>君</sub>生桐者僕常見之大都位望  
通顯門生屬吏媚之耳方其戴山湧海鑠景敲雲侈然  
榮之炎涼既換絲冕荆封狐鳴鬼嘯不則二三老革橫  
相割據弓矢雜遝於龕幢金碧縱橫於洩勃行道者<sub>皆</sub>  
之逆溯生天追行斧鉞辱亦侈矣僕位卑望輕尤哉

舉人亦不屑媚之狐鬼洩勃之禍吾知其免非  
自信仍信之桐人耳抑聞之思其人愛其樹況於其言  
不愛其言則雖高其堂廊其寢日與土木形骸相見歌  
以迎哭以送是彌彰其德之薄也僕七年來與桐人言  
多矣非敢自謂能而不忍不望桐人能之其信從之與  
子勉孝弟勉悌負耒橫經無曠僕將以萬千靈府爲祠  
意珠爲像其不信從之也數十年後亦甘以狐狸爲戶  
祝洩勃爲蘋蘩其奚怨恫之有桐人僕所深信又新明  
府賢過於僕而復總總及此者竊有慕於君子之贈且

以爲厚意報父兄子弟爲我謝之而因以告之幸甚幸甚僕別後入都

天子恕其公過復得待罪武陵武人以事來僕如見我桐人復不忍不以待桐人者待之武人亦未有憎我者又眠食正無恙父兄子弟無爲我懸懸也此時桃洞春秋如醉韓稜他日桐鄉魂魄定歸朱邑感極慚極書不

盡宣

神記

漢碑 隸書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

南陽太守中山盧叔君處正

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

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

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崇

灾異告憩水旱請求位比

侯聖漢所尊受珪土帝

常定甲郡守奉祀稽絜沈祭

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

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畧不敬

明神弗歆灾害以生五

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當

若神在君准則大聖親

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

柘神門立闢四達增廣

塲場飭治華蓋高大殿宇

缺

傳館石獸表道靈龜

十四衢廷宏敞宮廟嵩峻祗慎慶

齊

祀一年再至躬進二牲欽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佑  
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頰祉民  
用作頌其詞曰

泣泣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淮海是造疏穢濟遠柔  
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缺晝夜明哲所取實爲四  
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銜其德  
惟前廢弛匪功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  
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欽  
歲慶年穀豐欽興駕扶老携息慕君欽軋奔走忘

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於胥樂兮傳於萬億

洪氏隸釋

附

桐栢淮源廟碑今在唐州載延熹六年南陽太守躬  
祠廟事水經云廟前有碑是郭苞又二碑延熹中守  
令所造此則其一也碑云奉祀稽絜字書無稽字以  
文義推之當爲齋戒之齋此碑又有一正書者如華  
蓋誤作華豐晝夜誤作元式凡十數字婁壽亦有正  
書碑州鄰誤作鄰里愛懷誤作盛德其難辨如朱爵  
及處謚字則以爲閼文子之費力於此書良不少也

淮源廟碑筆卽華字祐卽祇字秉卽奔字

桐柏山金庭館碑記

梁沈約休文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惟道旨之元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啟玉笈下靈函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栖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驟啟見滄波之屢竭望元州而駿驅指蓬山而永攀之蓋三重駕螭龍之婉輿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棲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元霜絳

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敢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尙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旣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元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繫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實爲桐栢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倒影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